



文学说戏

——读胡竹峰《击缶歌》

■ 合肥 许春樵

人类唱着歌听着戏走到今天，可戏却离人越来越远，一转眼，网络视频和手机阅读成了活着的口粮。年轻一代字典里，戏曲只是一个冰冷而生硬的词汇，同样年轻的胡竹峰却忍不住了，他在某个寂寞的夜晚，拿起笔，开始写《击缶歌》。

《击缶歌》击缶为戏，写戏的繁华，戏的魅力，戏的趣味，戏的精神，戏的格调。胡竹峰以跌宕起伏的文字竭力打捞和修复快要被人们遗忘的戏曲记忆，《击缶歌》几乎覆盖了安徽所有的地方剧种。

《击缶歌》不是戏曲研究，不是戏曲考古，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向戏曲致敬。书的写作视角定位于，发现戏曲之美。

于是，《击缶歌》就呈现出两种审美走向，以文字之魅激活戏曲之美，以戏曲之美烘托出文字之魅。

想象历来美好，真的动笔，《击缶歌》却是一部不好写的书，除黄梅戏、徽剧，其他地方剧种资料少、关注少、热度低，大多已沉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对“遗产”式写作资源，必须厚积薄发，注定要“跑断腿、磨破嘴”，《击缶歌》写作的“腿上功夫”不亚于“笔下的功夫”。

靠想象力抵达不到池州傩戏的核心地带。胡竹峰走进大山，走进落满灰尘的祠堂，搜罗出了傩戏“千姿百态的脸子”，那些“黄杨或大叶柳风干后雕刻、油漆、彩绘”而成的面具，以五官的变化，流露出“人物的彪悍、凶猛、狰狞、威武、严厉、奸诈、忠诚、温柔、妍丽”等几十种丰富复杂的人物表情，那些木头“脸子”，有“彪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刚烈之美”“英气之美”，汽灯点亮了，祠堂里人声鼎沸、上下互动，锣鼓声、吆喝声彻夜喧嘩，农业的歌声一直持续到天亮。几十张木头雕刻彩绘的脸，几百斤重量的各色人脸，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演绎出“民间美学”的独特气质，炫耀着民间艺术的独特光辉。

写得最为活色生香的是“目连戏”和“岳西高腔”，目连戏将戏剧、杂耍、宗教仪轨融为一体，是综合艺术的表演，及至最后一幕“驱鬼”台上台下联动，成百上千人，手持火把，大呼小叫，浩浩荡荡“赶鬼出村”，更像是“行为艺术”表演。岳西高腔与黄梅戏同出一脉，却唱出反调，高腔声高腔烈，黄梅戏声柔腔软。与目连戏一样，岳西高腔同样陶醉于互动性表演，台上台下，戏前戏中，一唱百和，观众的吆喝和参与是演出的一个重要部分。做寿、庆生、祈福、婚嫁离不了岳西高腔的“喜曲”，岳西高腔没有悲情，胡竹峰用了一个“人间喜乐”概况定性，乡风民俗中，“乡野人的赤真”一览无余。黄梅戏与徽剧是安徽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剧种，写徽剧之美，胡竹峰沉醉在徽班进京的历史故事中，程长庚、高朗亭是以文学形象出现的，写黄梅戏，则用个人成长经历中，看戏的体验来写，写出黄梅戏的魅力、活力、诱惑力，乡下看戏的场景写出了声音、色彩、气息和味道，写出了“如临其境”的阅读感觉。

与此同时，《击缶歌》挖掘出了庐剧、梆子戏、花鼓戏、拉魂腔、坠子戏等安徽所有地方戏的前世今生，这部书的价值，在安徽地方戏的“百科全书”之外，更是一部弥漫着文字韵味的文学作品。舞台上的戏曲之美在表演中，图书中的戏曲之美在文字中。胡竹峰的文字写意讲究韵，写实讲究味，意和韵、实与味深度融合和统一，是胡竹峰的叙事个性之所在。“想象晚明或清朝的某一天，天寒、山远、雪大、屋贫。天地肃杀中一声犬吠遥遥入耳，循音而去，老宅堂轩里一众人围鼓坐唱……归客自屋外顶着一头雪花推门而入，搓搓手，从火塘里端起一盏温热的米酒，几口下肚，清寒渐去，身子骨慢慢暖和起来。”这段写岳西高腔演出情景，用想象拉开时空，用体验描写经验，用细节激活情节，写活了场景，更写活了场景氛围中的韵致、味道。胡竹峰用拟人化和形象化比喻修辞为传统剧种塑像：“昆曲是精描细写的工笔闺秀，京剧是纵横捭阖的浊世公子，秦腔是粗犷飞扬的高原大汉，越剧是略施粉黛的写意仕女，黄梅戏则是布衣粗裙的农家姊妹。”胡竹峰在笔记体叙事的自由灵活和率性文字的处理上，虚与实、舒与缓、简与繁、动与静实现了唯美主义的平衡和阅读空间上的张力。

文学说戏，实属不易。与其说胡竹峰写出了一部独具品质的《击缶歌》，还不如说他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写作挑战。



“看完《你好，李焕英》我想给妈妈打电话说……”



“妈妈不仅仅是妈妈，她也是她自己。”凌晨一点半看完《你好，李焕英》，走到马路上还在哭，我特别想给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真的很想她，很想回家。”在这个春节档开始之前，很多人不会想到，档期内口碑最好、收割观众最多眼泪的电影，是贾玲的导演处女作。大年初二开始，《你好，李焕英》的口碑牢牢占据热搜榜，豆瓣评分从8.1分升至8.3分，80%以上的网友给出了4星及以上的好评，“又笑又哭”“后劲儿太大”成了许多观众的评价。

小品抻成电影，会是什么样？

《你好，李焕英》由贾玲的同名小品延伸而来，2001年，刚考上大学的女孩贾晓玲（贾玲 饰）突然回到了1981年，与年轻时代的妈妈李焕英（张小斐 饰）相遇。故事改编自贾玲的亲身经历：2001年，19岁的贾玲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但刚入学一个月，母亲却突遭意外离世。母亲的离开成为贾玲一直难以解开的心结。2016年，她以母亲的名字“李焕英”为名创作了一部小品，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很多观众都看过李焕英的故事，但把小品抻长到一部电影会好看吗？还是有人在春节档之前打上了问号。《你好，李焕英》讲的是一对母女之间相互成全、相互奉献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剧本，贾玲筹备了三年多，加入了許多真实的母女相处细节。

“子欲养而亲不待”，影片里无不表达着贾玲本人的遗憾：在贾晓玲眼中，自己成绩不算好、干饭第一名，是个总不给母亲长脸、不让母亲省心的不上进女儿。在母亲遇到意外之前，自己许下的宏图大愿都还没让她看到。所以回到1981年，晓玲拼命地想让李焕英快乐，帮她买下厂里第一台电视机，使劲撮合母亲与厂长儿子沈光林的爱情，希望她换个老公、换个女儿，这辈子不要再活得那么累……

电影在延续了小品的亲情主题外，还设计了全新的剧情和笑料。比如，那个年代看电影没有爆米花，但是，沈光林手里的一盒毛豆也能摆出爱心的形状。看电影的座位没挨在一起没关系，他掐指一算，还是有缘得很：“我叫光林，她叫焕英，我俩，欢迎光临，听着多热情啊。”

贾晓玲总想着，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自己就能改变母亲的生活，以为换一种生活，母亲会变得更富有、更幸福一些，但就在此时，电影突然来了一个反转，故事的意义也随之变得深刻起来。豆瓣影评区，一条短评收获了上万人点赞：“你以为你已经很爱很爱妈妈了，但妈妈远比你想象中更爱更爱你。”大年初一，《你好，李焕英》豆瓣开分8.1，成为春节档口碑最高的影片，之后又升至8.3，有观众哭到口罩全湿，有人想立刻给家人打电话，有人说，想现在就冲回家。

口碑也带来了影片的排片上升，目前，《你好，李焕英》的票房突破9亿，而且相比春节档前两天，排片已上升超过6个百分点。有影城经理表示，之后会考虑继续增加《你好，李焕英》的排片。

真情实感，就是催泪核弹

有观众说，给《你好，李焕英》打分的时候，得从

两个层面来考虑；也有观众说，自己根本没法打分，因为观影时感性完全压倒了理性，“在电影院哭得泣不成声”。比起其他影片在视效、叙事方式等方面的创新，《你好，李焕英》不能算是最出彩，它打动观众的原因，主要在于“感情真挚”四个字。这是一部注定无法复制的电影，当中倾注了贾玲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如她所说，“我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在很多场合，贾玲一提起母亲就会掉泪。她幽默乐天的个性，深深受到母亲的影响。给片中饰演李焕英的张小斐讲戏时，她会说，你看我是什么样，李焕英就是这个样。贾玲变成喜剧人，也是李焕英的“功劳”。当年，贾玲考了喜剧表演和戏剧表演两个专业，结果两个都考上了，学校打电话到家里，向李焕英征询意见。可是，李焕英讲话有口音，把戏剧说成了喜剧，误打误撞把女儿送上了喜剧的道路。

就在贾玲上学后的某一天，父亲开着翻斗车运稻草，母亲撒稻草，因为怕稻草太高掉下来，她坐在稻草最上面压着。但就这么五分钟的路程，李焕英摔了下来。19岁的贾玲急忙从北京坐火车回家，那时还没有手机，为了打电话确认母亲的消息，她在车厢里给每一个人下跪，求他们把手机借她用一下。

经过多年打拼，贾玲如今成了家喻户晓的喜剧人，但她曾说，母亲走了之后，这辈子都不会真正地快乐了，“难过的时候，不能躺在她怀里，成功的时候，不能与她分享。”成立公司后，她的第一个小品就是《你好，李焕英》，第一部执导的电影，也是《你好，李焕英》。她说，不是为了当导演才去拍电影，而是为了拍李焕英才去当的导演。

她对母亲的遗憾，在电影的艺术表达中得到了“弥补”：妈妈终于坐上了女儿的敞篷车、穿上了女儿送的绿色皮衣、被女儿的舞台表演乐得哈哈大笑……

妈妈首先是她自己

而在这个特殊的春节档，人们的思乡之情也给影片增加了另一层意义。一些观众说，选择看《你好，李焕英》的一个原因是，今年没回家，所以想看这部讲述亲情的电影。2021年春节，无数游子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暂时不能回家团圆，而这部电影中，亲情被处理得相当温暖，带来的情感冲击也愈发强烈。“我宝贝”“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一个母亲对女儿最朴素的称呼和祝福，也成了许多观众泪决堤的时刻。今年的春节档有不少变化，而《你好，李焕英》更是一部略显特殊的影片，它的口碑与好成绩，或许带给我们的启发应该是，拿出真情实意的情感，总会被观众感知到。

■ 来源：中国新闻网